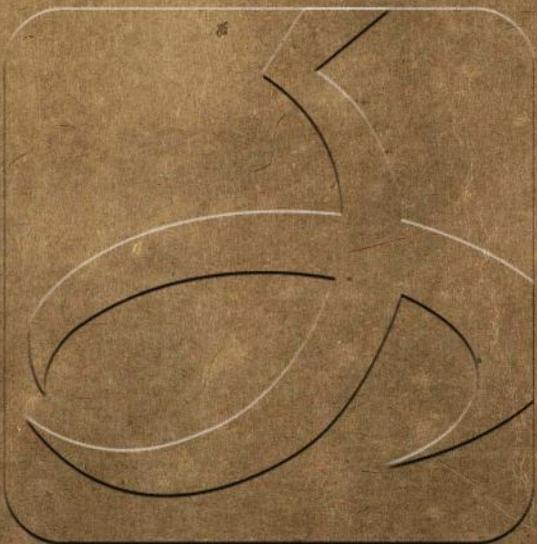


214.199  
4437  
24



東坡集卷之二

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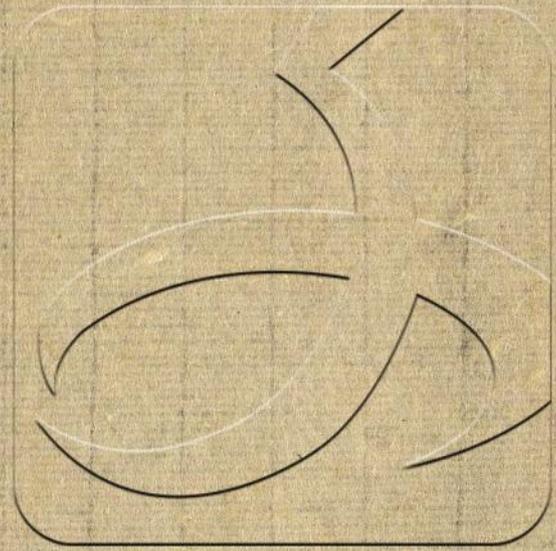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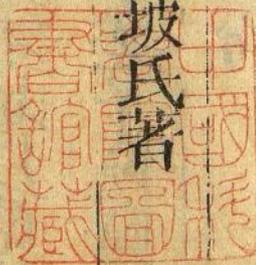
屈原廟賦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今日惟子之故  
 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  
 爲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爲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  
 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  
 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  
 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疎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

眉



蘇軾東坡氏著



今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  
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  
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惇惇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  
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况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  
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斲方以爲圓  
眦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高節之不可以  
於王瑩兮彼乃謂子爲非智惟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  
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  
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灩澦堆賦

世以瞿塘峽口灩澦堆爲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  
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白水而至於夔瀾漫浩汗  
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  
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嶮悍可畏當不啻  
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拂唯其  
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  
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

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  
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  
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  
灩澦之下喧騰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  
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兮迤  
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  
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  
以知物理之固然

昆陽城賦

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橫  
門豁以四達故道窅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僂而畦菜嗟夫  
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  
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  
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  
犯初鋒而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  
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  
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就

東坡集卷二  
三  
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  
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後杞菊賦 并敘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  
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爲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饑餓嚼  
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  
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  
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  
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  
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盃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擧蹙舉

東坡集卷二  
四  
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并丹推去而不齧怪先生之眷  
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忻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  
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  
何侯方丈庾郎三丸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  
糧以菊爲粳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  
陽之壽

服胡麻賦 并敘

始余嘗服伏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伏苓燥當雜胡麻食  
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爲胡麻道士言服麻是也旣而讀本草云胡  
麻一名狗蝨一名方莖黑者爲巨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爲  
脂麻信矣又云性與伏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  
而予由賦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荅之世間人聞服脂麻  
以致神仙必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必求山苗野草之實以當  
之此古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者歟其詞曰

我夢羽人頽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流

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  
狗蝨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滅兮伏苓爲君此其相兮我興發  
書若合符兮乃淪乃烝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  
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盧兮世人不信空  
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  
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  
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  
所傳而已耶

黠鼠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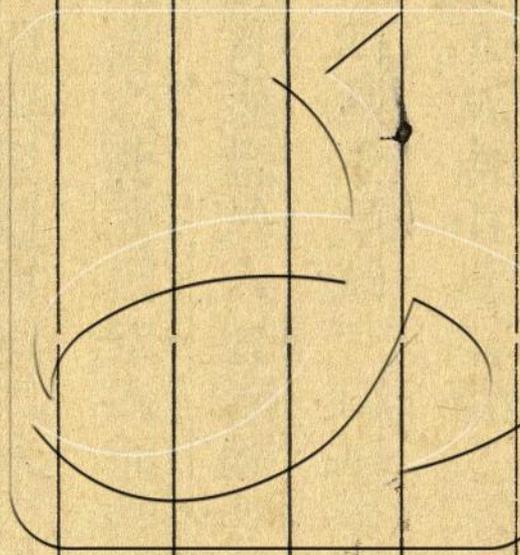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旣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  
空嚶嚶聲聲在橐中曰噫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  
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  
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  
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  
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說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  
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  
兔於處女烏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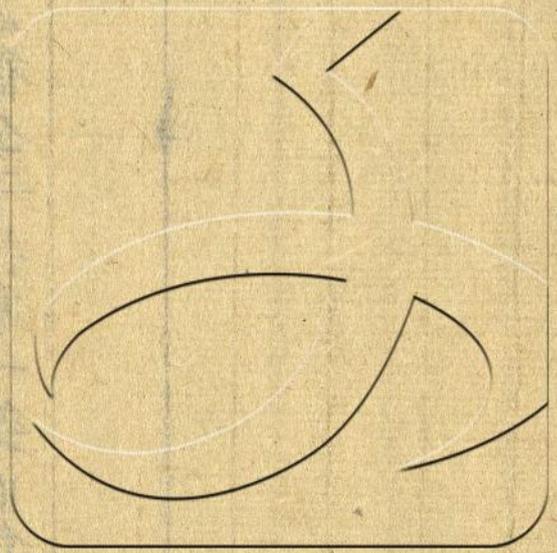
東坡全集卷二  
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秋陽賦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爲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主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烝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

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  
交通牆壁頽穿面垢落墜之塗目泣濕薪之烟釜甑其空四隣悄  
然鶴鶴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  
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鏗奴婢喜而告  
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升  
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影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  
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  
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  
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者也云何  
以夏爲盾而以冬爲衰乎吾儕小人輕愠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  
羣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瑾戶出不仰笠暑不言病  
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洞庭春色賦

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  
予戲作賦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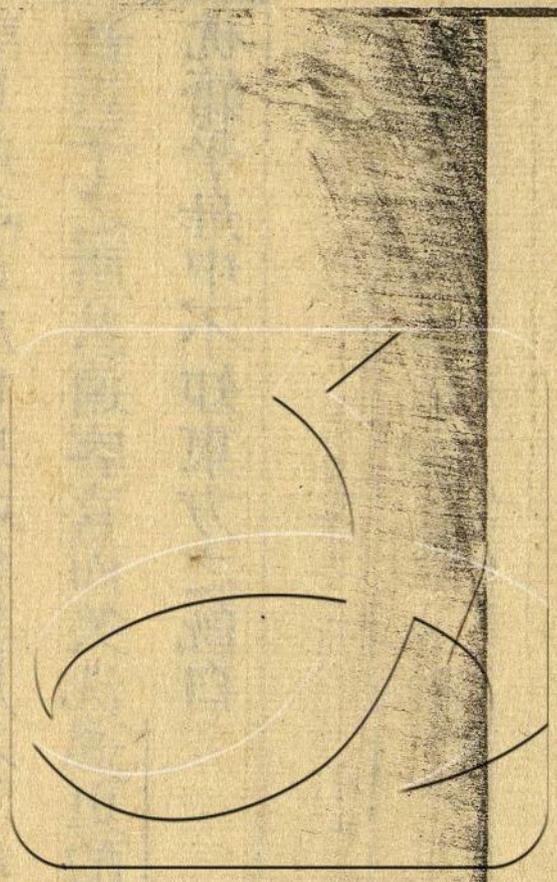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  
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斑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  
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分秋風泛天宇兮清閒吹洞  
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携佳人而往游勒霧鬢與風鬟命黃頭  
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糝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烝  
而冰解旋珠零而滄潛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鴟夷款木

門之銅鑲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  
之瘳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髦蠻鼓巴  
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關卧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進范蠡  
於渺茫弔夫差之博鯨屬此觸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  
塵飛失無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嗚呼噫嘻吾言夸矣  
公子其爲我刪之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  
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  
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  
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  
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  
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  
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  
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  
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  
吸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  
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  
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眇  
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  
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  
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  
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  
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  
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  
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  
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  
 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  
 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穀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  
 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  
 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酒與魚復遊  
 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  
 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  
 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

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曼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翩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中山松醪賦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而識淺散星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束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嗟構厦其已遠尙藥石而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瘦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

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峯之奔  
鹿接挂壁之飛猿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嵒阮之倫  
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楹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  
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舖歎其醜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  
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沉香山子賦

子由生日作

古者以芸爲香以蘭爲芬以鬱鬯爲裸以脂蕭爲焚以椒爲塗以  
蕙爲薰杜衡帶屈菖蒲薦文麝多忌而本羶蘇合若薝而實葷嗟  
吾知之幾何爲方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  
似於髣髴或鼻勞而妄聞獨沉水爲近正可以配蒼蒿而並云矧  
儋崖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羣旣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  
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顧占城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蚊宛彼小  
山巉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往壽子之生朝以寫  
我之老懃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

夏均 卷二  
幽芳於幌盼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氳蓋非獨以飲東坡之  
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

酒子賦 并引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則反之醅  
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是餉予寧其醅之漓以蘄予一  
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爲賦之

米爲母麴其父烝羔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甘輔衰朽先  
生醉二子舞歸淪其糟飲其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  
穉酒之初泣兮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  
方笄割玉脾於蠶室兮醜雞鷺之穉穉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  
而秋淒自我膳腹之瓜罌兮入我凹中之荷盃暎朝霞於霜谷兮

濛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榼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  
兮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酬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爲瓊瑰歸懷璧  
且握珠兮挾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

天慶觀乳泉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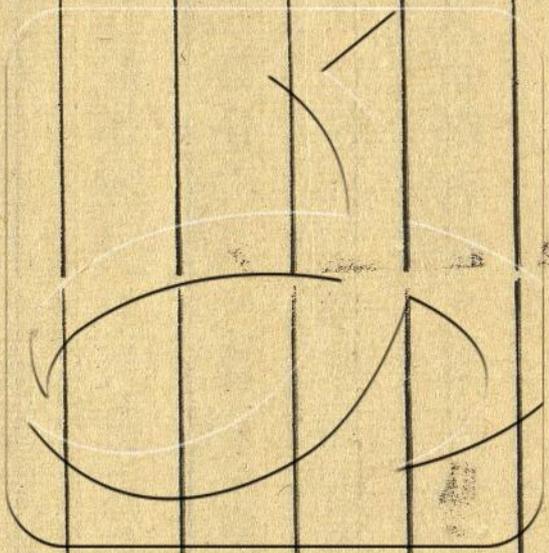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穉也夫物老死於坤而  
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  
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  
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  
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  
人者爲汗爲涕爲洩爲血爲澀爲淚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  
人而外驚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  
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真液下涌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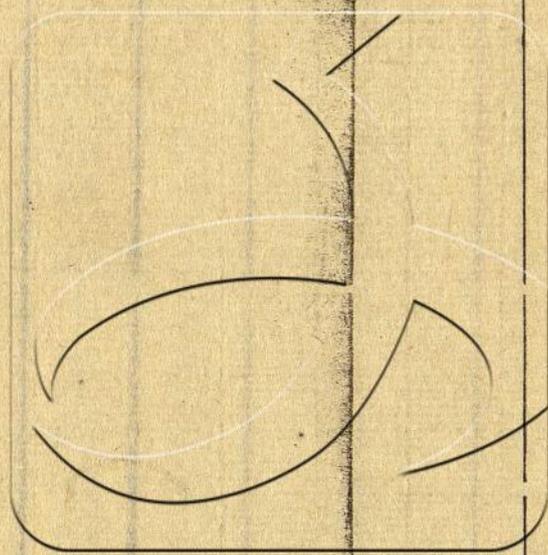
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  
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  
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迹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  
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  
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稿而不能浹  
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隣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  
醪醴漣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  
中夜而起挈餅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  
氣方歸鑿瓊佩之落谷灑玉池之生肥吾三嚙而過返懼守神之

口誠却于

之而矢百非信非仙之有藥中無主

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老饕賦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江右久不改而薪火火色皆青

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塵嘗項上之一嚙嚼霜前之兩

螿爛櫻珠之煎蜜滷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

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

瑟鼓弟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

玻璃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

頰驚煖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唱抽獨蠶之長操閔手倦而少休

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雲乳列百拖之瓊艘各眼灑於秋水咸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於  
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濶而天高

菜  
賦  
并序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  
不能致煮蔓菁蘆菔苦齋而食之其法不用醃醬而有自然之  
味蓋易而可常享乃爲之賦辭曰

嗟余生之褊迫如脫兔其何因殷詩腸之轉雷聊禦餓而食陳無  
芻豢以適口荷鄰蔬之見分汲幽泉以揉濯搏露葉與瓊根繫鉤  
錡以膏油泣融液而流津適湯濛如松風投糝豆而諧勻覆陶甌  
之穹崇罷攬觸之煩勤屏醃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耗初而  
釜治火增壯而力均滷嘈雜而廉清信淨美而甘分登盤盂而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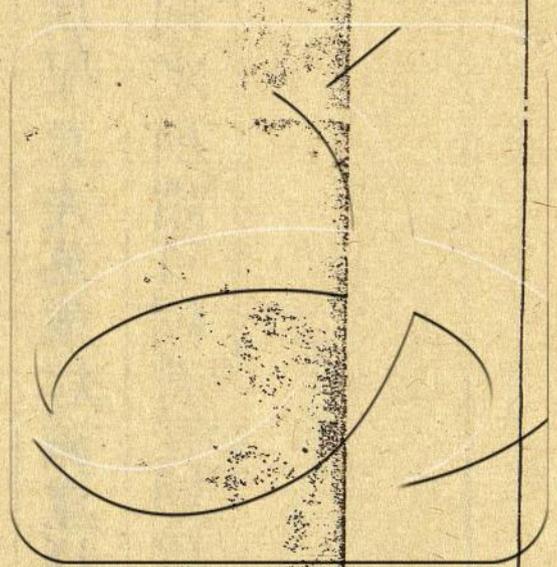
之具匕箸而晨飧助生肥於玉池與五鼎其齊珍鄙易牙之效技  
超傳說而策勲沮彭尸之爽惑調竈鬼之嫌嗔嗟丘嫂其自隘陋  
樂羊而匪人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忘口腹之爲累似  
不殺而成仁竊比子於誰歟葛天氏之遺民

颶風賦并序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未  
至時鷄犬爲之不鳴又嶺表錄云秋夏間有暈如虹者謂之颶  
母必有飄風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禳非祥斷霓  
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  
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  
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歛衽變色客  
曰未也此颶之先駟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礮擊巨石揉拔

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  
之清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  
並驚潰千車而爭逐虎豹讐駭鯨鯢犇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  
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  
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  
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旣偃輯軒檻之已折補茅屋  
之罅漏塞墻垣之隕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  
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嘆莫知所營嗚呼小  
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遇昔之飄然者若爲巨耶吹萬不同果  
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以振  
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  
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笑巨細之足辯陋耳目之不  
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髣髴於過耳視空  
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酒障賦 并序

鳳山之陽有逸人焉以酒自娛久之士大夫知其名謂之酒隱  
君目其居曰酒隱堂從而歌者有不可勝紀隱者患其名之著  
也於是投迹仕途即以混世官於合肥郡之舒城嘗與遊因與  
作賦歸書其堂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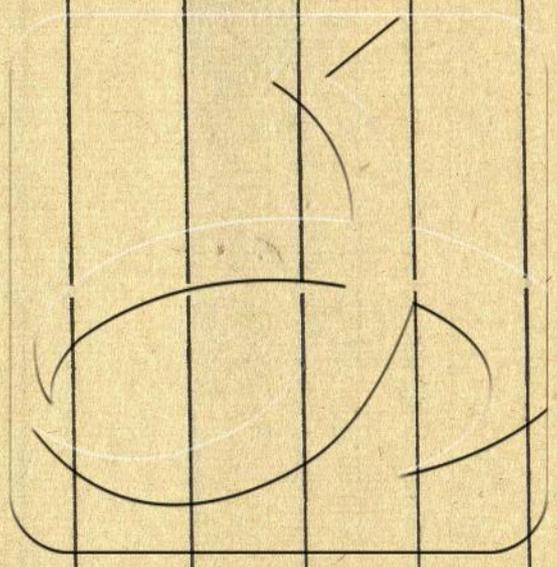
世事悠悠浮雲聚漚昔是濬壑今為崇邱眇萬事於一瞬孰能兼  
恣而獨遊爰有達人泛觀天地不擇山林而能避世引壺觴以自  
娛期隱身於一醉且曰封侯萬里賜璧一雙從使秦帝橫合楚王  
飛鳥已盡彎弓不藏至於血刃膏鼎家夷族亡與夫洗耳顧尾食

薇首陽抱信秋溺狗名立殭臧穀之異尚同歸於亡羊於是笑躡  
 糟邱揖精立粕酣羲皇之真味反太初之至樂烹混沌以調羹竭  
 滄溟而反爵邀同歸而無徒每躊躇而自酌若乃池邊倒載甕下  
 高眠背後持鋪杖頭掛錢遇故人而腐腸逢麴車而流涎暫託物  
 以排意豈胸中而洞然使其推墟破憂則擾擾萬緒起矣烏足以  
 名世而稱賢者耶

濁醪有妙理賦神聖無捷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憂信妙理之疑神渾益益以無  
 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為命常因  
 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麩蘖有毒安能發  
 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  
 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  
 之解駁漏朝日之暎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酷愛孟生  
 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  
 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滿帷憂百榼之空

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  
 可以舖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煖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  
 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  
 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問州閭五斗解醒不問妻  
 妾結襪廷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鞞殿上夸謔仙之敏捷陽醉過地  
 常陋王式之褊鳴歌仰天每譏楊渾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  
 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  
 者晤語必旅之於獨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蔣  
 濟而射木人何須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踈故我內全其天  
 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  
 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窪樽而屬吾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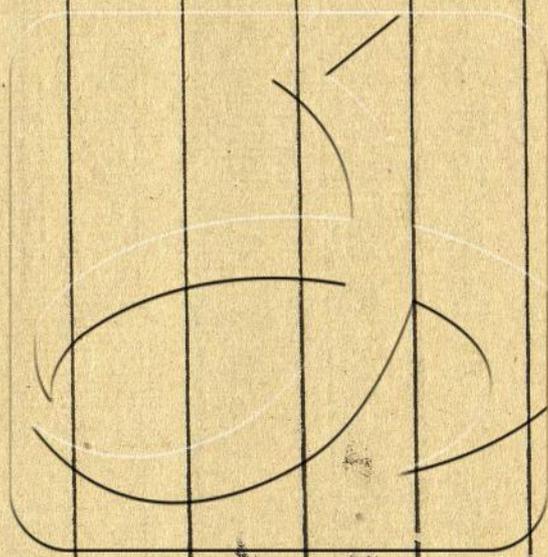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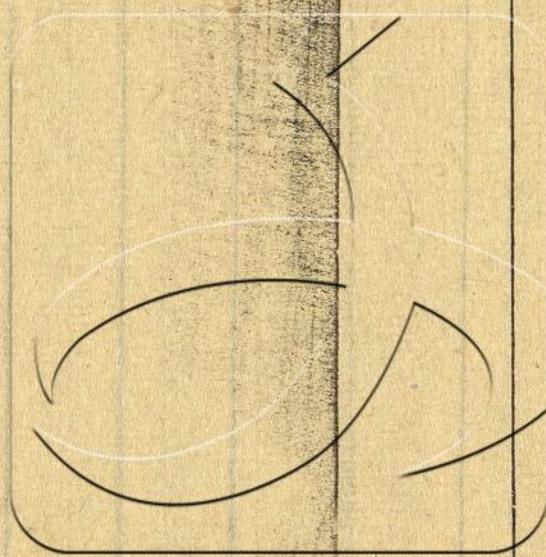
延和殿奏新樂賦

成德之老來奏新樂

皇帝踐祚之三載也治道旁達王功告成御延和之高拱奏元祐  
之新聲翕然便坐之前初觀擊拊允也德音之作皆效和平自昔  
鍾律不調工師失職鄭衛之聲既盛雅頌之音殆息時有作者僅  
存遺則於魏則大樂令夔在漢則河間王德俾後世之有考賴斯  
人之用力時移事改嗟制作之各殊昔是今非知高下之孰得爰  
有耆德適丁盛時以謂樂之作也臣嘗學之顧近世之所用校古  
人而失宜峴下朴律猶有太高之弊瑗改照尺不知同失於斯是  
用稽周官之舊法而均其分寸驗太府之見尺而審其毫釐鑄器

而成厓幾改數以正度具書以獻孰謂體知而無師時惟帝俞眷  
茲元老雖退身而安逸未忘心於論討鏗然鐘磬之調適燦然虞  
業之華好聊卽便安之所奏頌而歌大成行詠文明之章薦英祖  
而享神考爾乃傳法部之役而衆工莫與肄太常之業而邇臣必  
陪天聽聰明而下就時風和協以徐回歌曲既登將歎貫珠之美  
韶音可合庶觀儀鳳之來斯蓋世格文明俗躋仁壽天地之和既  
應金石之樂可奏延英旁矚念故老之不來講武前臨消羣慝之  
交構然則律制既立治功日新號令皆發而中節磬筦無聞於奪  
倫上以導和氣於宮掖下以胥悅豫於臣隣以清濁任意而相譏  
何憂工玉謂宮商各諧而自遂無愧音臣嗚呼趙鐸固中於宮商  
周尺仍分於清濁道欲詳解事資學博儻非夔曠之徒孰能正  
代之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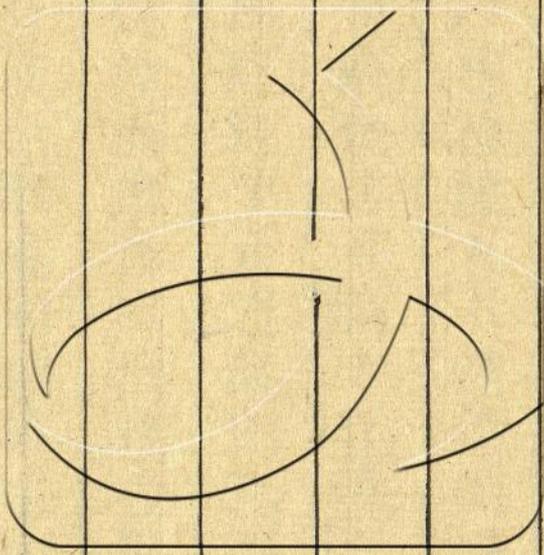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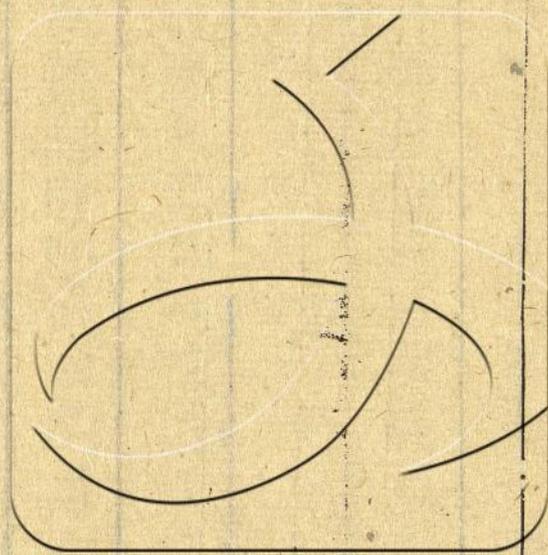


明君可與爲忠言賦  
明則知遠能順忠告

臣不難諫君先自明智既審平情僞言可竭其忠誠虛已以求覽  
羣心於止水昌言而告恃至信於平衡君子道大而不回言出而  
爲則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謀身必忠而況於謀國然而言之雖  
易聽之實難論者雖切聞者多惑苟非開懷用善若轉丸之易從  
則投人以言有按劍之莫測國有大議人方異詞佞者莫能自直  
昧者有所不知雖有智者孰令聽之皎如日月之照臨罔有道形  
之蔽雖復藥石之瞑眩曾何苦口之疑蓋疑言不聽故確論必行  
大功可成故衆患自遠上之人聞危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

無損豈微忠之能致有至明而爲本是以伊尹醜有夏而歸亳大  
賢固擇所從百里愚於虞而智秦一身非故相反噫言悅於目前  
者不見跬步之外論難於耳順者有以百年而興苟其聰明蔽於  
嗜好智慮溺於愛憎因其所喜而爲善雖有願忠而孰能心苟無  
邪旣坐瞻於百里人思其效將或錫之十朋彼非譖之賢而欲違  
知其忠而莫受目有昧則視白爲黑心有蔽則以薄爲厚遂使諛  
臣乘隙以彙進智士知微而出走仲尼不諫權將困於婦言叔孫  
詭辭畏不免於虎口故明王審遜志之非道知拂心之謂忠不求  
耳目之便每要社稷之功有漢宣之賢充國得盡破羗之計有魏  
明之察許允獲伸選吏之公大哉事君之難非忠何報雖曰伸於  
知己而無自尊於善道詩不云乎哲人順德之行可以受話言之  
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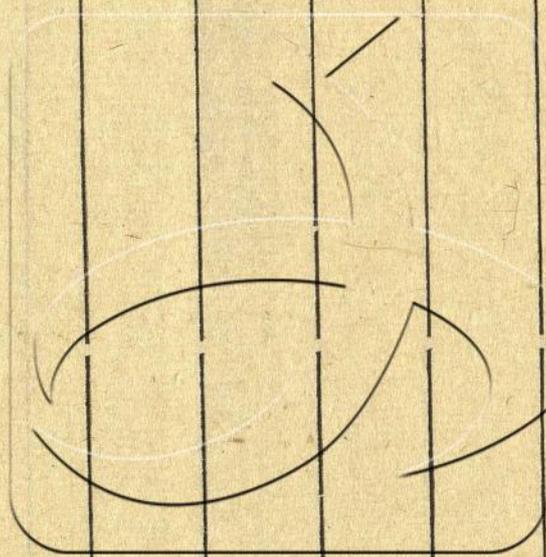


通其變使民不倦賦

通物之變民用無倦

物不可久勢將自窮欲民生而無倦在世變以能通器當極弊之時因而改作衆得日新之用樂以移風昔者世朴未分民愚多屈有大人卓爾以運智使天下羣然而勝物凡可養生之具莫不便安然亦有時而窮使之弗罄下迄堯舜上從軒義作網罟以絕禽獸之害服牛馬以紓手足之疲田焉而盡百穀之利市焉而交四方之宜神農既没而舟楫以濟也後聖有作而弧矢以威之至貴也而衣裳之有法至賤也而臼杵之不遺居穴告勞易以屋廬之美結繩既厭改從書契之爲如地也草木之有盛衰如天也日星

之有晦見皆利也孰識其所以爲利皆變也孰詰其所以制變五  
材天生而並用或革或因百姓日用而不知以歌以抃豈不以俗  
狃其事化難以神疾從占之多弊俾由吾而一新觀易之卦則聖  
人之時可以見觀卦之象則君子之動可以循備物致功蓋適推  
移之用樂生與事故無怠惰之民及夫古帝旣進後王繼踵雖或  
不繇而聖作而皆有適於民用以瓦屋則無茅茨之敝漏以騎戰  
則無車徒之錯綜更皮弁以圜法周世所宜易古篆以隸書秦民  
咸共乃知制器者皆出於先聖泥古者蓋生於俗儒昔之然今或  
以否昔之有今或以無將何以鼓舞民志周流化區王莽之復井  
田世滋以惑房瑄之用車戰衆病其拘是知作法何常視民所便  
苟新令之可復雖舊章而必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夫何懈倦



三法求民情賦

王用三法斷民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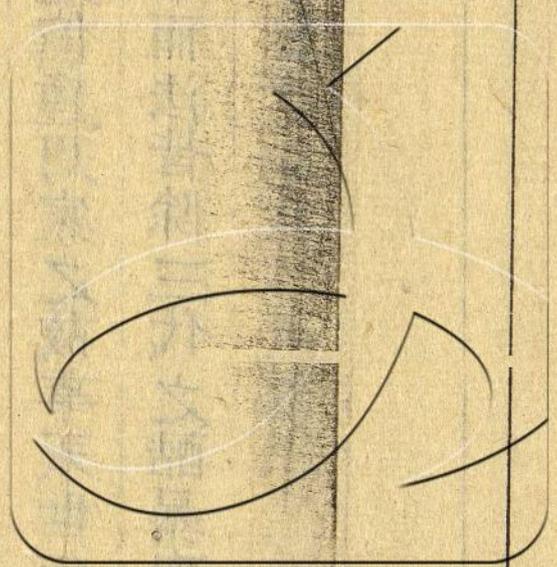
民之枉直難其辯王有刑罰從其公用三法而下究求輿情而上  
通司刺所專精測淺深之量人心易曉斷依獄訟之申民也性失  
而習姦邪訟興而干獄狂殘而肌膚不足使之畏酷而憲令不足  
制其亂故先王致忠義以核其實悉聰明以神其斷蓋一成不可  
變所以盡心於刑此三法以求民情孰有不平之歎若夫老幼之  
類蠢愚之人或過失而冒罪或遺忘而無倫或頑而不識或冤而  
未伸一踏禁網利口不能肆其辯一定刑辟士師不得私其仁孰  
冤枉弊孰明偽真刺宥舍以盡公與原其實輕重中而制法何濫

於民雖入鈎金未可謂之堅雖入束矢孰可然其直召伯之明猶恐不能以意察臯陶之賢猶恐不能以情得必也有秋官之聯贊司寇之職臣民以訊讞國憲以何疑寬恕其愆斷人中而無惑然則圜土之內聽有獄正之良棘木之下議有九卿之詳五辭以原其誠僞五聲以觀其否臧尙由哀矜而不喜悼痛以如傷三寬然後制邦辟三舍然後施刑章蓋念罰一非辜則民情鬱而多怨法一濫舉則治道汨而不綱故折獄致刑本豐亨而御世赦過宥罪取解象以爲王得非君示天下公法與天下共當赦則赦姦不吾惠可殺則殺惡非汝縱議獄緩死以中孚之意明罰勅法以噬嗑

之用彼呂侯作訓赦者止五刑之疑而王制有言本此聽庶人之訟噫刑德濟而陰陽合生殺當而天地參後世不此務百姓無以堪有苗之暴以虐民者五叔世之亂以酷民者三因嗟秦氏之峻刑喪邦甚速儻踵周家之故事承世何慙大哉唐之興三覆其刑漢之起三章而法皆除三代之酷暴率定一時之檢押然其猶夷族之令而斷趾之刑故不及前王之浹洽

六事廉爲本賦

先聖之貴廉也如此



事有六者本歸一焉各以廉而爲首蓋尙德以求全官繼條分雖  
等差而立制吏功旌別皆清慎以居先器爾衆才由吾先聖人各  
有能我官其任人各有德我目其行是故分爲六事悉本廉而作  
程用啓庶官俾厲節而爲政善者善立事能者能制宜或靖恭而  
不懈或正直而不隨法則不失辨別不疑第其課兮事區別矣舉  
其要兮廉一貫之蔽吏治之否臧必旌美効爲民極之介潔斯作  
丕基所謂事者各一人之攸能所謂賢者通衆賢之咸暨擬之綱  
罔先綱而後目況之布帛先經而後緯於冢宰處八法之末厥執

既分在西京同大孝之科於斯爲貴乃知功廢於貪行成於廉苟  
務瀆貨都忘屬厭若是則善與能者爲汙而爲濫恭且正者爲詖  
而爲檢法焉不能守節辨焉能不明嫌故聖人惡彼敗官雖百能而  
莫贖上茲潔行在六計以相兼此蓋周公差次之小宰分掌者考  
課則以是黜陟大比則以爲用捨彼六條四曰潔晉法有所虧焉  
四善二爲清唐制未之得也曷曰獨標茲道分貫其餘始於善而  
迄辨皆以廉而爲初念厥德之至貴故他功之莫如譬夫五事冠  
於周家聞之詩雅九疇統之皇極載自箕書噫績効皆煩清名至  
美故先責其立操然後褒其善理是以古者之治必簡而明其術  
由此

復改科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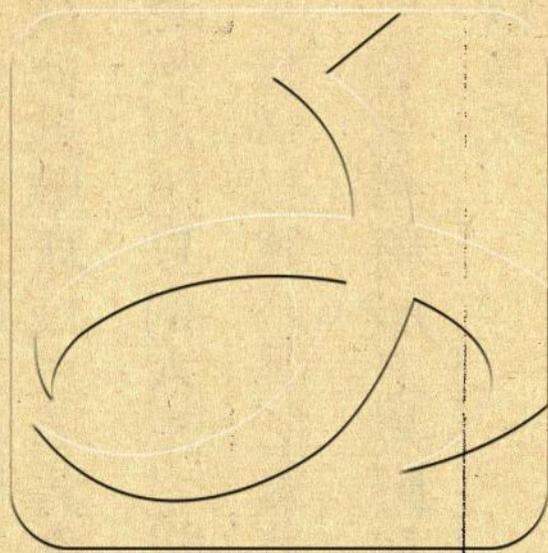
新天子兮繼體承乾老相國兮更張孰先憫科場之積弊復詩賦  
以求賢探經義之淵源是非紛若考辭章之聲律去取昭然原夫  
詩之作也始於虞舜之朝賦之興也本自兩京之世迤邐陳齊之  
代綿邈隋唐之裔故適人徇路爲察治之本歷代用之爲取士之  
制追古不易高風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號曰得人朝廷一旦而  
革之不勝其弊謂專門足以造聖域謂變古足以爲大儒事吟哦  
者皆童子爲彫篆者非壯夫殊不知採摭英華也蒞之如錦繡較  
量輕重也等之如錙銖韻韻合璧聯聯貫珠稽諸古其來尙矣考

諸舊不亦宜乎特令可畏之後生心潛六義佇見大成之君子名  
振三都莫不吟咏五字之章鋪陳入韻之旨字應周天之日兮運  
而無積句合一歲之月兮終而復始過之者成疣贅之患不及者  
貽缺折之毀曲盡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遭逢日月忻歡者諸  
子百家抖擻歷圖快活者九經三史議夫賦曷可已義何足非彼  
文辭泛濫也無所統紀此聲律切當也有所指歸巧拙由一字之  
可見美惡混千人而莫違正方圓者必藉於繩墨定彙括者必在  
於樞機所以不用孔門惜揚雄之未達其逢漢帝喜司馬之知微  
噫昔元豐之新經未頒臨川之字說不作止戈爲武兮曾試於京  
國通天爲王兮必舒於禁籥孰不能成始成終誰不道或詳或畧  
秋闈較藝終期李廣之雙鵬紫殿唱名果中襍衡之一鶚大凡法  
旣久而必弊士貽患而益深謂罷於開封則遠方之隘者空自韞  
玉取諸太學則不肖之富者私於懷金雖負凌雲之志未酬題柱  
之心三舍旣興賄賂公行於庠序一年爲限孤寒半老於山林自  
是憤愧者莫不鬣眉公正者爲之切齒思罷者而未免欲改之而  
未止羽翼成商山之父謳歐歸吾君之子諫必行言必聽焉此道  
飄飄而復起

快哉此風賦 并引

時與吳彥律舒堯文鄭彥能各賦兩韻子瞻作第一第五韻占  
風字爲韻餘皆不錄

賢者之樂快哉此風雖庶民之不共眷佳客以攸同穆如其來既  
作一人之德颯然而至豈獨大王之雄若夫鷁退宋都之上雲飛  
泗水之湄寥寥南郭怒號於萬竅颯颯東海鼓舞於四維固以陋  
晉人一映之小笑玉川兩腋之昇野馬相吹搏羽毛於汗漫應龍  
所處作鱗甲以參差



思子臺賦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  
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  
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  
百皆亡之予少時常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  
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  
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髣髴也

客有自蜀遊梁僚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巋  
然之頽基兮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憫凶聞

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大臺之讒頰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於俛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聞漢武之多忌兮謂

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禍於宮中忸君王之好殺兮

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傅之淺謀

兮不忍忿忿而殺克上曾不鑒予之無聊兮實有豕心負此名而

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道死於泉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遘大患

懷孤憤於永已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

秋兮懷愛君之眷眷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既

一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或慰夫九原雖

何救兮固知已矣之不諫也

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猶乳

尻曾繯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

孳婦晨雉彊王定制惟愍懷之遭離兮實追蹤於漢戾顧孱后之

何知兮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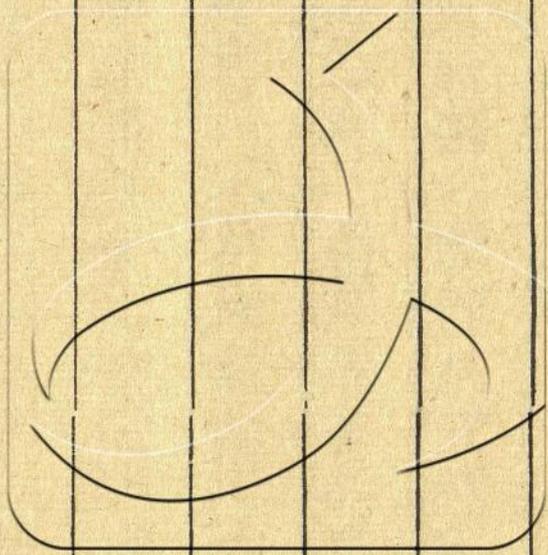
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哂兮亦各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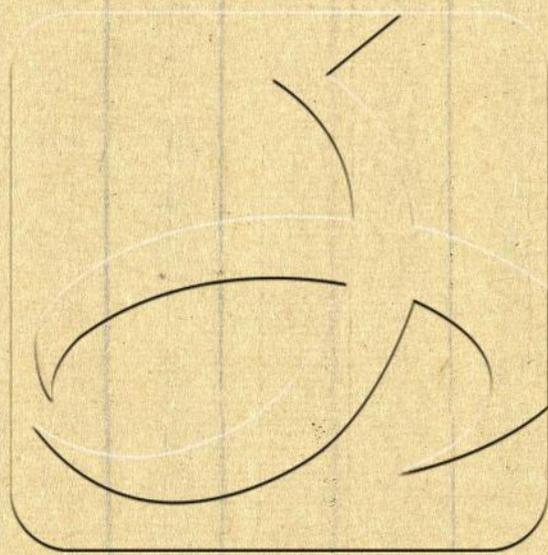
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

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

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可通兮與式乾其何異既上配於

秦皇今又不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沉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瞻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賞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爲明王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躑躅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天道好還以德爲符惟子孟德之鷲忍今亦嗜殺以爲娛彼楊公之愛修兮豈減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臞吾將以嗜殺爲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東坡集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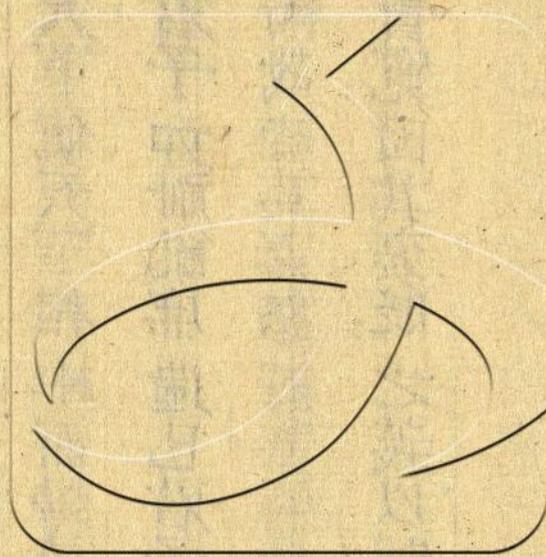
論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

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  
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  
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  
方命圯族旣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  
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  
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  
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  
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  
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  
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  
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  
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  
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  
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  
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御試重巽申命論

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爲不重財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爲煖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

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太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竅空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于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

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  
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名也如此商  
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  
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  
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徇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  
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畧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  
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  
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  
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  
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  
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  
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  
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  
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  
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  
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  
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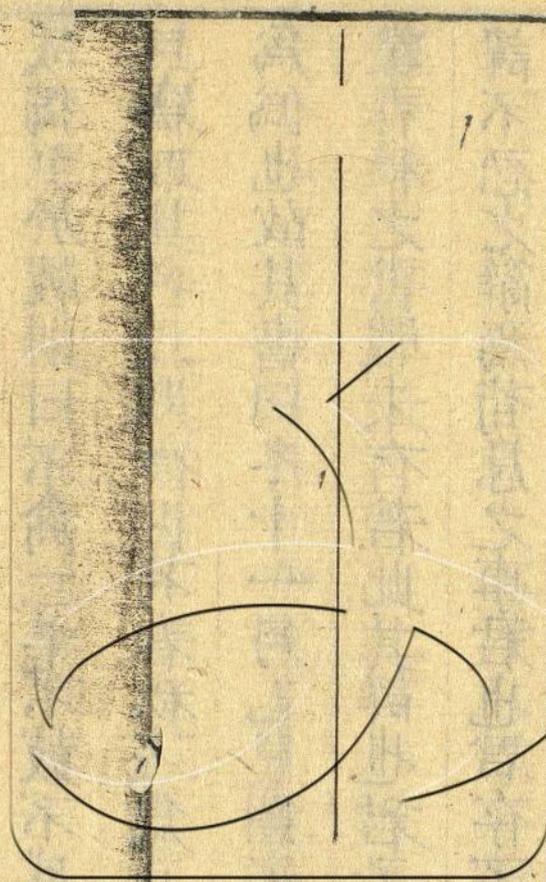
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

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其意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爲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爲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徵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也哉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正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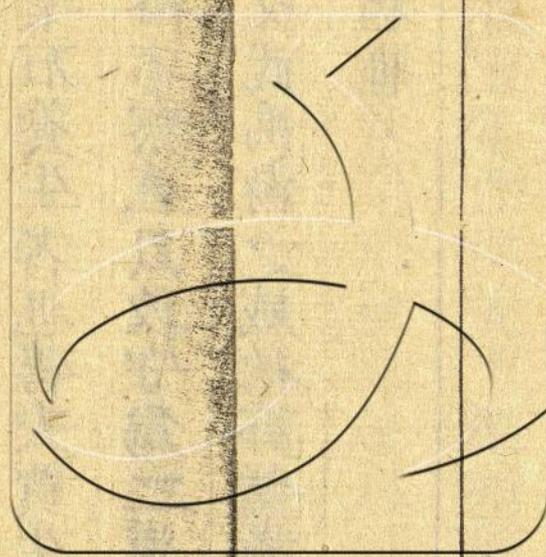
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儒者可與守成論以下二道俱程試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鱉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數十世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旣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矣智旣無以相傾

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以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終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擄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無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威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  
 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  
 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於其始  
 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  
 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  
 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  
 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  
 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

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  
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  
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  
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  
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  
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  
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  
怨也於是制爲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  
宮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  
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  
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  
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  
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  
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  
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  
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  
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  
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

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濶也又曰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王者不治夷狄論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  
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  
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  
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  
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  
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  
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  
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

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畧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况乎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者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形勢不如德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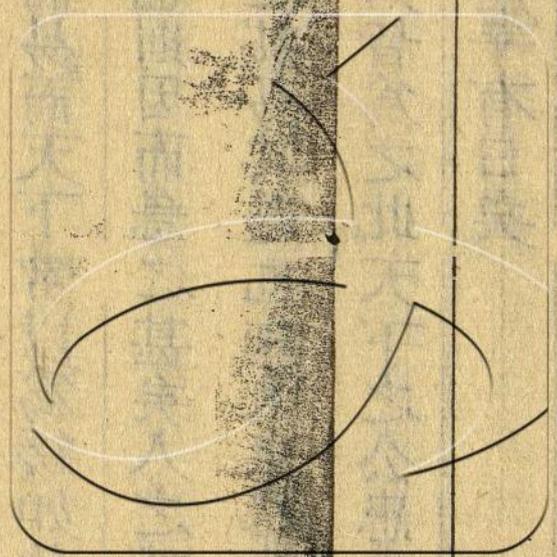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  
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爲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儒  
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  
說有二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  
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懽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其善可得而  
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  
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寇讐強者  
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

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禮以養人爲本論

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  
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  
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  
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  
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  
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  
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  
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

東坡集卷三  
論  
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  
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  
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  
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  
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  
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  
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  
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  
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  
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  
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  
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  
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  
是法未至也財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  
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  
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  
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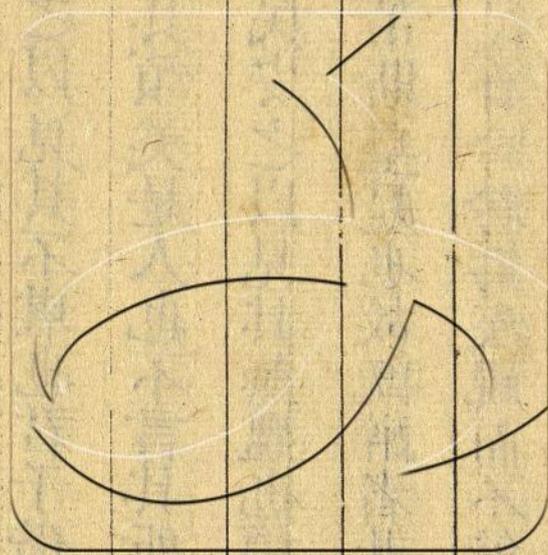
既醉備五福論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疆能行之也以其功與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為已勞苦而不忤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為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

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  
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  
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  
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効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  
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  
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  
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  
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  
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

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  
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  
意焉故其譏刺是入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  
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借老勗笄六珈赫赫師尹民  
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入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  
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  
以致之不然民將盼盼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  
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

此可謂知本矣



易論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至於六十四此其爲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耻其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紛迂濶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開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爲數紛紛而不可考作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爲老陽而七爲少陽六爲老陰而八爲少陰此四數

者天下莫知其所爲如此者也或者以爲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爲少而九爲老至於老陰苟以爲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爲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爲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爲老或爲少者爲夫揲著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著焉而求之

小著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爲老陽

得八而以爲少陰得七而以爲少陽得六而以爲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爲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爲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爲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著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著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各爲處果何以

爲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爲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以彊爲之說也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疊疊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

疑之以爲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  
得已之意其事旣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  
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  
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  
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  
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旣安君民之  
勢濶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  
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不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  
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  
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  
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  
承于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旣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  
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  
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  
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  
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  
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  
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

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彊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于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

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第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其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象乎

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矣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彊爲之說

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  
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  
言豈可以爲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  
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哀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  
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  
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  
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且天下不以已推之也將以喜夫  
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爲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

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邱而以爲衛伐凡伯

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邱而以爲衛伐凡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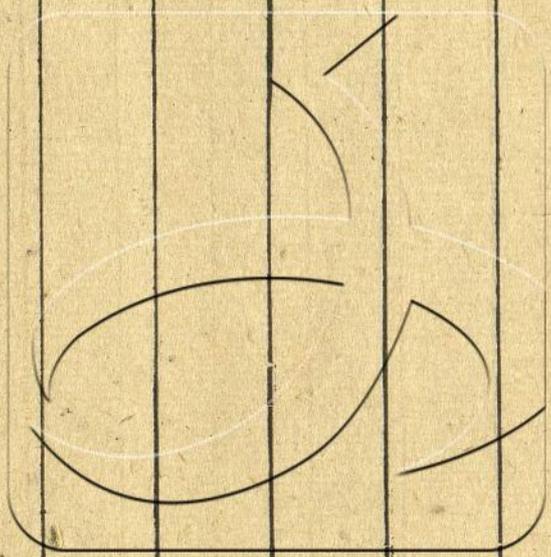
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吳仲孫甚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耻退讓之節粹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

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偃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汗樽杯飲燔黍捭豚蕡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

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尙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濶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爲性命

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

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畧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又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也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

不愠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耶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  
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  
有俛俛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  
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  
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  
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  
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  
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分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強人者  
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  
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  
自尊而揖讓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  
便而袞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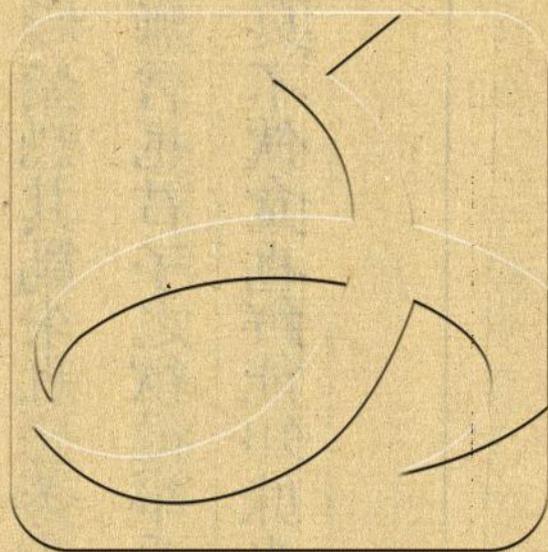
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強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也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

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論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過者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爲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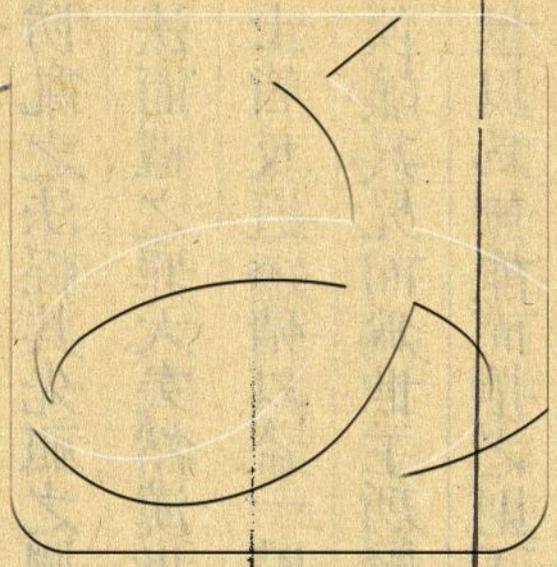
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爲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爲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爲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邪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劉愷丁鴻孰賢論

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  
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  
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  
予旣爲己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爲君  
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而詔  
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鯁責之以義鴻乃就封  
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  
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

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與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至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生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兄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逸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存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逸夫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爲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弛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爲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爲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矣

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是說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失而深折其詞以爲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爲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夫樊遲之所爲汲汲於學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爲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榮而使民勞苦獨賢爲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爲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爲尊卑者安爲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祿之一國者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者不自以爲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

